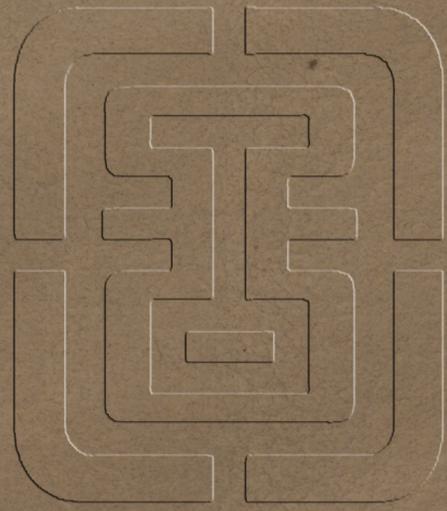




1385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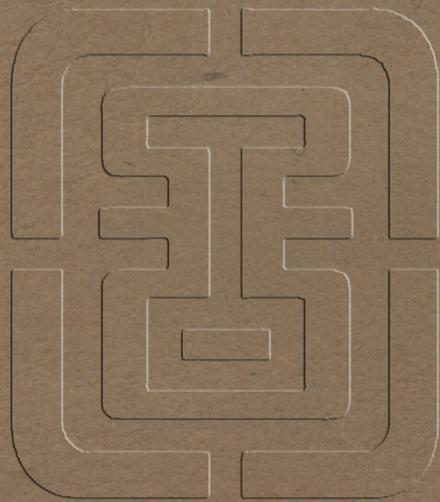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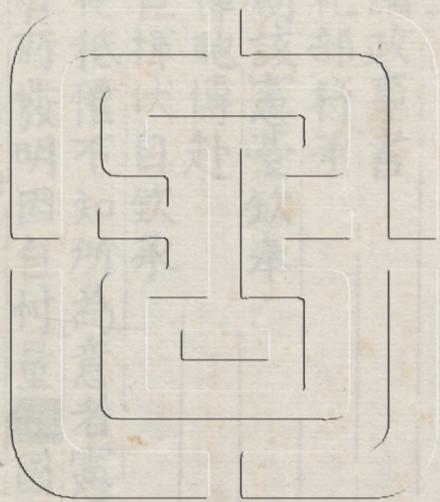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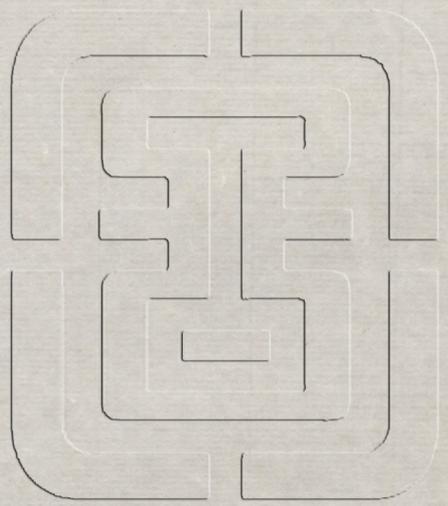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伏瀾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

上

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禮部符承

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

聖旨召臣憚馳傳赴

闕庭者臣憚伏自欽承

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

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日有萬

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日又叨仕

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輒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

事昧死上

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導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拔之本欽惟

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劬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勸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日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官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儉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盡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

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鞞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鑠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施緩今也臣民衣飲踰於公桂婦女衣着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奴隸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堵幣殺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

財足周一班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採荒歲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撿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

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
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
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
推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
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
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
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
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礪
馭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
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
宜假借之舉日漸希濶正
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固考其

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
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
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止行見職
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勸庶官臣聞古之
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
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必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
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
官品流級雜既無選舉甄別止循常資紛紛籍籍
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
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
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
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

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職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庶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懼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聰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賊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

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耻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餽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必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懸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

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資歷相
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
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瑩務出
二百日者是也
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
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
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
南北至平定諒為不坊九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
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
為濫雜侵漁措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
名仰賴

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
人負不至罷黜者降之遠遠勸見職委有聲迹者

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茲瞠漢唐五代迄於亡金
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訥審官考功
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
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
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祇皆虛名畧無實效
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思
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
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
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
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爾待
也論者必曰今以負多闕少見行壅滯若渡此幸
是愈壅而滯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

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
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
無成乎八曰試吏真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条
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奉人試
補臺掾品官子孫吏真班祗閣門等人出身者試
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
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
無取材勢湏及此所習既久聞見或寡欲望明刑
政識大體務清弊華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
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真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
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
試驗庶幾敷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

能使得餽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
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
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
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
靜謂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熨熙翕然有拭目
太平之望茲蓋

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大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
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治之道政貴均一
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
國家且自歐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
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
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

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歛侵渙不法又將
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
戶其逃亾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
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慎
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
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
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餽
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
十一年簽充到軍數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
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
有俟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
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

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

朝廷採荒恤民本意天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糴
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糴之故民倚
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
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在司蕪併利
無專擅故也若濩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糶三二千
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
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
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
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因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
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
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左右良田約四

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茲非明驗欤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管帳百
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
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
而又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
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強曾言此事及檢括冒占
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
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
行未卒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迤南
一切置屯見閑戶數併徙邊防以救一時此急於
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遠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
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

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丕天之
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未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
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
谷計數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
此則牛羊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固恤見有又務
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蝟蝓而耗之可不惜
哉伏願

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願養
聖壽配天無極此

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

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溷淪芳礪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

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戒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沒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卒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內難討賊瓊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

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条未嘗不以生靈為念并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兢兢滿假之仁也願

陛下躬體玄默順養

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請命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矧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

哀眷易乖矣而為聊變荒歉而為豐稔欽時五福
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日崇教
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
義既衰故曰趨於薄一法出則衆奸作一令下則
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
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 復役
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淋慝忠臣義士歲有
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
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
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
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

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
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
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
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
前政者勸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
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諛有不可救藥
至于令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
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祇應不蒙散降反復償
其不應民辦和實雖蒙官還曾何敷其元價杖刑
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辱
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
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耻之心而

後敦之以禮讓葬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
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
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
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
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日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
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
然不可爰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相統
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
况江嶺阻隔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
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
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
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

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絕臣故曰
不可多立者緣此也若止設一院於江州地既酌
中號令四出復命

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衝而
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日絕交貢以
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觀望我以誠
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
假息之念故也非脩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
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奉貢倂來
終未稽顙

闕下款輸誠志今年班一犀象明年獻翠具若干
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調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

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毋令來獻而越王尉他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尔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巨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駭夫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桑弩緩則津行好詐急則曲尺服從伏乞下公卿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

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

寵召無一言補報緘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

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

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詭詭而來皆為

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惛昧死再拜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前林脩撰王惲言蓋聞御史周官也其職蓋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目司察之寄唐制二臺互以糾朝政右以繩郡縣職非不要責非不重也至於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時務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內外郡吏之歷事臧否莫不劾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當罰不待稽覆證左會有失實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惴

佛焉凜凜焉惟恐有毫髮誑悞風聞疑佞名絳憲章
至於顛越不恭者蓋千百一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
咸理遠近一正而奸邪屏跡矣我

國家列聖相承重變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
聖天子登極典憲日新百度具舉於是建臺司置僚
屬蓋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內重之弊也切惟
風憲攸自古今一致也強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
寡二千石刻損政令不卹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
苟阿所愛蔽賢寵瀆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
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迄
事攷之或有可詳若聽覽未克袞職有關弥縫匡救
之者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

不可闕也官或實未得其人擢任薦升之者不可
也綜劾之權內外惟一強禦巽懦之際不可異也
大臣當任責也返循嘿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
或僭越而覬觎微倖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
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起青衿之
譏賢材在下以謂不必用而與白駒之嘆選部無法
徇情故而害至公鄉原賊德固朱紫而敗俗化守令
不職怨曠交興刑罰失衷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
紀群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
澆靡日蠹將帥狃於培克而邊防弛上下習於垢亂
而積弊深若是者皆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
而不可後者也今

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以今觀之憲臺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申明大體姑務毛辛細事苟以塞

詔令而已耶然事有未易以一二言者試以其事切於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於法之外者也今承積弊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虽置於理亦未能服其心也何則蓋其罪均而刑殊罹於法者少漏於網者多也若欲人人而劾之內自京畿外及州郡拯行之間園土之內將不勝其繫者矣異日法之不行二者必居於此古者大弊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

後法得以行人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污成維新之化果克若斯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奉其大而遺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粟矣若張綱之埋輪陽城之伏閣貴戚斂手若鮑中丞金吾膽落如温御史如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於未立法制已前其奸賊不發者不可以枚計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爲能吏矣亦有狃於故習未能革少者有賊私而輕者矣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觸冒公禁無所忌憚姦私狼籍者矣所謂人人不能劾之者蓋謂此也如能區別其類刊去其太甚者董勅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奉公爲能吏者宜加褒異獎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

則賦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賦污雖去。內外關
真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脩官而無曠於事。其法
有五。曰科舉。曰吏。曰門。曰勞。曰選。卒其四者。
前代遺法。具在。卒而行之。則辦矣。獨選卒之制。舊例
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目。固有不同。今日選舉之法。
當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及
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舉主
當以次旌擢。所貢者。不肖與之。減等致罰。使不得預
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
前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乏。脩其曠。使選卒有例。品節
有章。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
循。使天下繳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革而自去。

矣。今憲司既建。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於今者。獨
此五事為要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
伏惟二三賢執事。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讜論。洞
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蓋素所蘊積耳。而
復內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底柱
乎頽波。風稜蕭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

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謂據得致之位。又有
可行之資者矣。若憚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遠
朝廷。蓋八年于茲。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
王室。今復蒙拔。寵召。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
以報效。而媿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
者。敢觸犯忌諱。贊狂瞽。以獻冒瀆。尊威不勝戰懼之

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薨齋沐頓首再拜
致書于右轄相公閣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
下處崑冗之間欲砥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
僻處海濱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
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
父贊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繫星斗
望隆嵩華奮乎有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
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
出之吾知其窳窳寂寂西山一夫耳又焉能顯頑

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意廣材疎無所肖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
其窳蝨其几蟬蠹書史自娛自愈而已其於聖學之
蘊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無
成於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於士林傳曰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
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於是中夜興起徬徨四顧思
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逸駕附驥尾固瞠乎
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堙滅無聞之耻方
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內都省
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庶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因
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茲非其時乎遂乃

應東魯之辟忝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召已
飛馳於汶水之上矣伏自俟命已來倉皇失措不知
所以自通知於閣下尚賴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
清燕藉手尺書俯憐駑鈍以致剪拂顧盼俾之長鳴
而增倍價是遇知於閣下者侶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
健文明練達政體挾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
鎮俗雅忠結主知學為世用承思綸於夜半洞律管
於天心而復闢其經綸之業大有高於天下者不得
不為閣下頌之昔房喬善斷而如晦矢之以謨姚崇
應變而宋璟守之以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全同歸于
正故相須以成俾無悔事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
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

朝廷日遠天下之事盡在中書中書之權寔在二三
執政今閣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
下所謂仕進之煙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
之比擬哉天下之士欲掇青紫昭名聲者捨閣下而
將歸乎如憚之心非敢必其自遠方而來以黔駟之
技名聯仕版身遊蘭臺投書宰相遂韓愈早達之心
擁帚侯門要魏勃見知之遇既聞達於諸侯婦頭揚
於閭里正以千里一召寵幸過矣是則足以晚布衣
之賤刷無聞之恥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富貴
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憚也虔獻畝之中樂
甃之道辭編戶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弊廬耳

考鼎之饘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觀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煙霄而附青雲自閣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於後世者哉觸犯尊嚴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惲頓首再拜白蓋聞居天下有二道馬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居天下至靜之中窮聖學大衍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於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 朝廷嚮明而治 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網羅英俊片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蕩蕩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

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於賓師之賢遇知主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於正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係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于中而察于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今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一二輩其孰與哉若僕也蟬蠹書史兀坐窮年佔畢之外百事不解爾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息內增愧報意自治不勇而喋喋於左右者何哉蓋僕恨以

荒疎無似不能卓然自表於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臣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乘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師處則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西狩尚遙想當遠去略布鄙懷惟上人其圖之憚載拜

檄李秀才士觀取淵湖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藏靖即文集一編蓋王掾濟川之所錄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備翻閱有年矣今吾子所秘於篋者實出弊家所藏之舊本數欲一觀吾子愕然以無有力碎余且謂誠然而止夫何天誘其衷手足悞敗云此集我家實有之

盖次兄手所錄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嘗闕焉既非秘異世莫得聞之書一旦講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毋以前日之辭為愧不致有抵璧投珠之舉復慙然許諾以脩舊好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如其不然吾子終絕於長者也吾且將長驅問罪以圖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煩腰間之箭重射魯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謝罪於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俾介忠胄信之士干

仁樽義之師，取所有，捆載而歸，以貽執事。蓋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嘿齋主人頓首白。

荅周南樂書

憚再拜白。來書承勉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近六旬已來，老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老妻推自結髮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內助之力既勤，孔多且決，去即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是。下所喻是毫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垂世以近情為貴，靜言來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不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關之論哉？此說一

行又但夫足下平日於吾老嫂愛衆爾之懷，絕藐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頌借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忽辱以風花為說，不幾於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蓋少年忘念不圖，吾友老矣，尚未厭數情之所鍾，果孰多馬臨，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一喜也。未索廳事題扁等書，不郵拙惡，勉為你去。未中尚民社自愛，憚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為長子慰釋

憚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克遽已者，切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說。夫事機臨衆，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蓋驗吾平時

存養定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
之於子以愛為主子之於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
逆於父送其子雖為戚僅替畧無弗忍過隆之禮豈
養老送終人子之順事其或失養自天者豈惟不順
是亦門庭之孽也往年寧人程氏喪其佳兒程氏名
翰明有故哭而過市匪朝伊文竟以哀而戕其生
識者譏之蓋以理哀之情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
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子而所圖稱遂其後事
蹉跌大有過於天闕之痛者向使程知幾先見何有
於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伏未可以向謀
為得一旦遽失輒以永傷為抱也古稱聖與賢者為
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然

哀之於情固為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揆
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喪
有以見適於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慟
矣茲蓋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己之至情道者天
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於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
有過甚之嗜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奈何則安之念夫一身
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為慮其於私憂故有
不違尊卑者兼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
順受而已况氣之為孽理之不順者哉嘗以子夏喪
子哭而短其明曾子數之以為過後人鑒之以為懲
嗚呼在聖門之徒猶未免滿於矧餘人哉要之能截

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子死於羸博之間袒還三號揜坎而即去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脩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儉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酌古今之宜適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嘆其合於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理而達變脩其身而齊於家刑於家而達於人者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逆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為心以西河之過為戒而為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於閣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為言不罪踈拙惓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暉頓首再拜奉書于詹丞相閣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屢用文章投獻知己君於亦則舊董公晉拔徐則撼張公建封在朝廷則取知於宰相度予嘗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銳於進而希當世之用哉蓋欲遇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餘烈以斯文効用將托於不朽故也惓惓士行役志於簡編者有年于茲緣技之痒時吐辭自喜亦欲效用於世受知於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勉行之素徘徊四顧曾不能就其知遇之願者亦有年矣側聞閣下以明亮之姿操特達之用推賢薦士持衆美効於上以端官府之望孜孜焉惟恐

片善或遺一士之悵悵而去也切自喜幸今重華
繼明群彥周列茲非求知効用之時邪故奉書上進
斷不自疑竟承閣下不以愚疏見鄙周旋備至俾裁
冠而前顯對

麾仗致有西池非常之過豈惟身都頭異抑為吾道
中外之光其知過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
比擬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於門墻者數矣未嘗不
顧盼剪拂使之增華當特葵藿傲誠瞻焉孰無然不
敢有一毫過觀上悅左右者以本然之分固在尚何
他覲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譏乎閣下才識明亮固雖遠
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既而行止靡定淹延茫洋莫知其
然進退維谷之間寔有出於無聊賴者不知於已託

是自疏也因不自揆庶藉休煥黜寒谷之凜又使遇
知明時之奉庸有以將之也故仰鳴執事有不嫌於
屑屑者况聞省錄不忘又有過於前日顧盼剪拂之
厚叙別之際欲負愧伸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卒共
辭重得罪於左右用是不果於披露也遠離已來夙
夜慨嘆至于今而稍遑安者何則言不渡于後進不
保其往此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閣下固已融而不畜
而憚也不知量之謙若浚往而不咎又恐貽自棄自
絕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幾
不腐之意者乎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憚再拜白

議

貢舉議

貢舉人林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迺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敷淺易於耳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攷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

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

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漢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察而用之可行於今縮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文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

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
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
以明經史為兩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
秀無玷汚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
歲月使及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攷學極其精
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
止於三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
史內出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
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
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
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學士王惲謹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於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
焉曰古之人名其室廬蓋皆砭所欲而徹不逮今吾
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
平昔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
食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綦其所嗜而後得
之如易牙之別味養叔之治射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
唯其嗜之酷故能造乎極而嗜其馘者矣矧五經者聖
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尽乾坤之變極萬
物之情鬼神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

神知化樂而不憂遜而無悶者揚之道也性情之所
發禮義之所當止天地鬼神之所以感動草木昆虫之
所以區別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
五帝之建極三代之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
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奧也飲
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
志定而無僭越危亂之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
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
下使大中至正之道綱維世教不至於魑魅魍魎者
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
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
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於此乎然非嗜之酷

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窺其奧也若予也幼而學
以舉業汨其真壯而仕以冥行坊所守內之中而以
植其本外歛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歆醕而失
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嚼卒
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
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
將醉于經乎朝而漫六藝之醲郁夕而味百家之異
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奧府而追百觚之
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
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為志不其曠且樂欤重
為歌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幻學壯行訂夫學
之正偏道之隆污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兮盡其性

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丈人者出庶幾
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適矣尚何言
哉廼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
其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
卯夏六月中伏日經堂主人王仲謀父記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蒼
水沈沈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脩竹彌望
魏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殷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
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陂陀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
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
自建元中使西域通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

騫之墓

哉是乃樂史所辯汲縣東北三十里有岡

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塚非也乃故原

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呼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

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

見晉書何曾傳曾為汲郡典農中郎

將其於郡人有功因屋而祀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

坊二十里而遙曰五十里者攷之蓋距古汲城而言

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

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崗縣名與

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其誤哉至元四年

外叔韓澍來官數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說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罔間騫若有靈恐

不能一朝居此且以名亂實者君子惡諸守令者民

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興農高君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受靈盼嚮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實明祀典有司之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孚誠感通神明致雨暘之應以利其鄉人故正茲名實之不正是以見侯之蒞官興事不苟云歲丁卯壯陽月夏至后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有銘

王子性僻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饜間歲買田郭西廣且有畝土瘠而甌吏持以溪流回護居水之腹景氣古澹令人有足愛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遠發黑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子嘗登山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徑北流運肘而東指

盡三里而北驚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束田為腹視兩際為最深惟其崖岸峻曲故淵流紆緩黛瀟膏渟倒影空碧其或匯而為盤渦潏而為浦淑橫煙漠漠魚鳥飛沒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練風漪翔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瑤琨蒲溪流先空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必妃鷗汎汎而不下舟搖搖而若維是則淵洄泱泱容態百出澄萬慮駐景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澹淪淵默溪之靈也浸潤原野溪之德也窟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形溪之文也衆壑來會翕歛呷納溪之量也湯湯洋洋旦夜不息是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智士樂而不饜者良以此與予久閑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

獲徜徉溪上屏翳翳遠馬牛疏葺惡以潔溪之流厖
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烟為
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指顧之頃其
溪山之勝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於是醉而
歌起而舞振靈脩之遠駕襲九淵之神竜不知世之
遺我我之遠世將淵潛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
而為愚元結刺道以居而銘溪今予拔二公之例錫汝
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其
名嘉而實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曰
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涓涓石雷時或窮兮水維淵洄
物所鍾兮吾庸名汝亦目容兮汝安吾命尤冲融兮
邑無君子吾適從兮偈彼鴟獞追神竜兮匪惟自珍

俟吾道之隆兮

毅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
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

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

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

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樹來令茲邑舊謁

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

年秋七月迺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

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

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事文諸

廟石遂再拜請書於惓惓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

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十有餘歲矣神之所以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俛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役不可訶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夫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自

拱把而合抱特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東城之外七十有木植諸洄溪以清流澌其根時雨澤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蘇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吾家棟宇之用薪則供吾爨下朝夕之須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畏日凝空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瓦清流使龜魚游泳為牛馬憩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人為物靈役萬有而君之亦莫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能有益於物也果何如哉時至元戊辰夏六月洄溪主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受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社

蓋所以神黜而美民報也其制遠而不屋俾之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示田主之所依
也各以方所宜木樹之以表其位夏以松穀以相周
以粟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曰用甲桑
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為五穀之長且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
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於清水之南墾
斷樹藝且歷歲時得田二百餘畝方之圭潔蓋以倍
俸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君恩軋濫豐凶寔維神
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崇為然故
於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木以為神表箸之位春祈
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禮廢久矣背本趨末者衆矣

古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嗆雜今三者不易為
士者獨失所守遑遑載質不相吊於道路者幾何人
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取出也是則耕而後食藉之為育庶之地誠又性之
所便身之所安爾予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為告
朔餼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
於是乎書時四年丁卯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于有八百餘歲小子憚獲拜履恭於先進趙
公學舍吁可敬也履之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絛
藉則以象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絡如登不
可端倪厥首几几偪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

口有衣如魯可相掩覆傍綴繩約長約數寸殆用拘
縛以歛口哆環脣之周中貫纜糾疊踵之右辨結方
奇犢鼻穿徹色蒼文無光泉之纈冠者逮弊絲之堅
疑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眇眇起敬起愛恍如升君子
之堂仰高風攀逆駕而聆足音之粲然也若夫履者
禮也吾子所履小人所視况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濟
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勿也於兩
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驚况魯人乎然視其所
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
履者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翼無
嚴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徙容中道
與三千之徒翱翔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

素履之往坦坦幽人 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
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袞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
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
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嗜古物為耳目之
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
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陟張著觀汲郡主
憚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平訟理一日謂僚佐
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
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况在 明詔又當夙奉神

不於其祭吾烏乎用吾祭噫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
野當以義起且四時以秋為金五行以金為義而大
師之微烈鯁剛毅蓋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
幾氣可應而神來格也僉曰俞公於是擇穀旦謹齋
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刻公乃延郡
之賓友泊府之幕屬畢集祠下質明公歛衽以入乃
即厥事鼓鐘既陳賓從就列盞豆靜嘉牲醪香腍奠
獻禮成冷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九十
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戶賓主
序位主人示曠度略苛禮歌管交奏饜飫神貺公乃
詠擬騷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洗爵揚觶以極歡暢
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肇自於是可乎客乃聞而贊

之為之歌曰沉寥兮九秋神粹兮一氣百卉兮具賅
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帟迴風兮滿旆坎坎兮躡躡
人神兮貝醉雨暢兮時若神賜兮屢歲爰祀兮清商
自公兮毋替庶既終實主揖而退繹之明夜大雨信宿
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公以謙
搗自牧乃謙不敏曰適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既而
府從事李端結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揜
焉者其於事神治人可謂備矣宜文諸廟石以旌厥
美衛人王惲偉其言而嘉之於是平記至元丁卯冬
十月也

楊氏望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楊君祀香齋瀆道宿承恩夢

人驅乘馬而西寤而異之又投誠沈海出紵衣以賜
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答神貺越翼日馬無
病而斃即火之俾授陰策明年春再走祠下追念
德與相之權奇有足見于土木而聳陰馭之儀者
命工塑設於神庑之右曠首振鬣勢殆躍如既而揚
再拜請記於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
常流亂波河溢榮沈狀地中獨達于海故曰瀆此濟
之存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祀之近代來歲時
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賦歛變幻百出能
警動人耳目以為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
恐不爾必矣且揚君誠心所貫發於夢夢之不得見
於行事其亦敬共篤信聽於神而不疑者也然心即

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寸靈明之地即天地百神之
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昔昌黎公碑
羅池神筆李儼醉踏廟下以為靈尚何怪於此哉至
元丁卯秋七月日記

遊玉泉山記

玉泉附都之名山也予十年間三度居庸以事梗未
遑一遊有顧揖雲壘而已至元七年四月廿一日與
憲臺諸公出錢高劉二侍御於高粱河上客既去相
與並騎且話且前舉目瞻佇已次甕山因共為玉泉
之遊於是轉崗陵過碾莊望西南林壑壘空翠襟
之淋漓也遂舍騎而步歷佛閣觀檻泉偃靈鰲
之騫訝王虹之命童子以銀罌挹水於石鯨

清冷

三

於是

雲蘿轉山腹不有

平湖

人有撐舟昆明之

而

華石洞二三子

大

所歡充然有

所得

疑空清和弱物

雲

春山之詩歌離宮

之曲

知之

官日之在山也

歌曰昔人作宮兮

重高扉

昔登故基

有笛兮漁有磯鳥

飛鷗

同一

華一去

落暉山良是兮

事非感今懷

人我

胡為兮 意於得

浪水清兮濯冠

去

意於登賞迷

成茲遊至有心於成約與造物遊於一日之內而償

窮年之勞不為事奪風雨妨者殆無幾耳予然後知

天下之事任術以去取畱意於成全者皆以小智自

私則失自然之理也可勝嘆哉同游者凡六人范陽

李公弼秦臺楊子秀鄆城韓君美洹水梁幹臣太原

溫次霄汲郡王仲謀期不至者饒陽高瑞卿涼水邢

良輔錢不及者固安王輔之相州馬才卿

游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在

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

靄間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磨蒼穹足

注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奇特之狀半空磊

落勢若飛來蒼官老栢儼侍上下雲煙空翠顧揖不暇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峽束石犖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瞰辰壑心魄為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憇轉而升東北石磴攀蘿躡蘚度滴乳古巖再折而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可觀字約萬數水客誑誇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雷石復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

鐵怪石出榭樹間踞踞騰拳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岵也其西北一峯天成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唯覓掛樹連卷未收即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官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句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稠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故曠遠日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翻凌雲之志既而林風振壑寒自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兕叫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蘚磴俯滄岸盤馬蹙轡而還回顧寺塔冥壘四合無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

為之清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
謙傳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
豈下於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灑出塵之想闔
閭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煙勝處垂索而往困
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君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
可意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邪癸亥冬十二月望日
記

新井記 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涸而無井亦一古
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
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

舍南隙地告成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
五百役傭三十六甃甃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一尺
既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莫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為
郡一咽會也吾聞生飛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
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穢滲漉之餘故也予生
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恊且列天
其或者滄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佳來生生
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腴乳古云飲之疾可
愈朝來汲引已堪觀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
烟吐黑知灣環滌水府劇郡之水率與鹵此泉扶衰
殆天與我嬰重縈縈緜脩組尚飲耒耜者無窮數

登觀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觀雀者尤為之甲及讀唐李虞部暢諸王之煥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整湖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屬郡且判府職固聽幕而聞掌有顯務國制判官典郵傳季得乘駟檢劾稽緩西南河關勝際固形於夢寐中矣其歲冬十一月戊寅奉堂移借來伴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礴情逸雲上於是俯洪河面太華揖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何山之偉風壘之勝不殊於往古矣於是詠採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

歎而思禹功坐客頽笑舉酒相囑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昌閣者屢矣至於刺潮移表濱潭卒莫之遂祇獲載名其上列三王之次今雖整適夙昔盡登臨之美而不覩瓌偉截業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借來者古肥戴剛柔克溢陽馬响德昌營州張思誠誠芥子翁孺侍行是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惲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脩星亢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倣官民之動息郡邑皆得置之薄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設臺門上近代來名存器亡具鍾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亢者也其制為夾屏高幾

尋廣則半之中布教道七折用棘作凡彈如凡六十數以循環六千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二圖定日月寒暑消長遲速之候注凡為分積分取點積點成刻均平五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未新漏告成法簡而易知理明而度應信乎可恒用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為政自一已而達之物因物而取信於民茲漏之設苟不自信而勤於政豈惟伊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作箴以自警其辭曰
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堯水懷山欽若星歷暨爾經漏亦政令所棘不夙則暮匪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依則彼寧不勤政荒業隳嗚呼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逮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泐傳之後世俾彝倫攸叙而不斲者七十子有力焉是則配侍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晉國故封今為絳之劇邑襟山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義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風焉為縣者必欲明倫復古吾夫子之教其可後乎縣有朝學國朝已來具法宮而虛兩序春秋奠獻自侯已降位設楹下其於典憲是殆闕然至元八年夏進義副尉平遙任興嗣來主縣簿觀其如是慨焉興感乃祇會教官張鑄孫某暨邑之士人相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凡為室東西各五楹翬飛翼棘奐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像于壁元哲當座素臣儼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宮吁其偉矣以至元癸酉秋

八月行釋菜之禮用安神棲邦人向化士興于學若
任君者其於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
歌之其辭曰

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群賢之功於熾魯語
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崇宜其報禮極熾而降
奕奕兩序厥功固微小善固棄大焉可希刻詩廟門
來者庶幾

澤州新脩天井關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遙之懷洛道也當天井
開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究
所從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坳瓦裂楹墜棟
頽障蓋日疏風雨收數瀆及于壞行人過客朝頃夕

廢車隱戶問火燧柱下燻醫無躡惡不可曉孰謂神

能一朝而妥於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

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墜教基

俾守土者大貽神羞吾儒安得不受其責於是屬州

尹皇甫琰以營圖越明年冬十月廼經始焉完故

蓋新克壯于昔而復繕周垣建崇門固宿鑄既治既

除神宇肅敬又明年春正月州判官張漢來告迄功

且啟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葺而稍新固不足

為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此野俗若

載之恐以誣傳誣伊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

道本原於天天理出於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邪

說暴行大作天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恐遂湮

八卷三十六
微又不能擊臭諄諄下誨於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
章振鐸下土於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於齊魯宋衛
之郊蓋將以明 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臣義
父子恩夫婦別朋友信長幼序天地位萬物育而已
其道則禮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
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漫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
而下順而履之者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
之妙復有大於此 歟又何俟草間之巢石上之轍
警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簡子
于晉聞鳴犢竊犂之死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命也
今澤寔晉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於人心景慕 信
瞻天就日有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

明夫聖道溥博無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滿坑谷也
故併及之尚來者無惑尹諱琰字國瑞姓皇甫氏路
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為政勤彊練密聲藉甚于時十
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汲郡王惲墓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平陽府重修道

三晉之地表山帶河風土

者侯

小者卿采園檄二千餘里自前代來視諸道為上游
平陽寔治理所在故府署之制崇杜麗勢壓

不爾與山川形勝莫相長雄道愛堂今府治之前

事其東西廣十有五尋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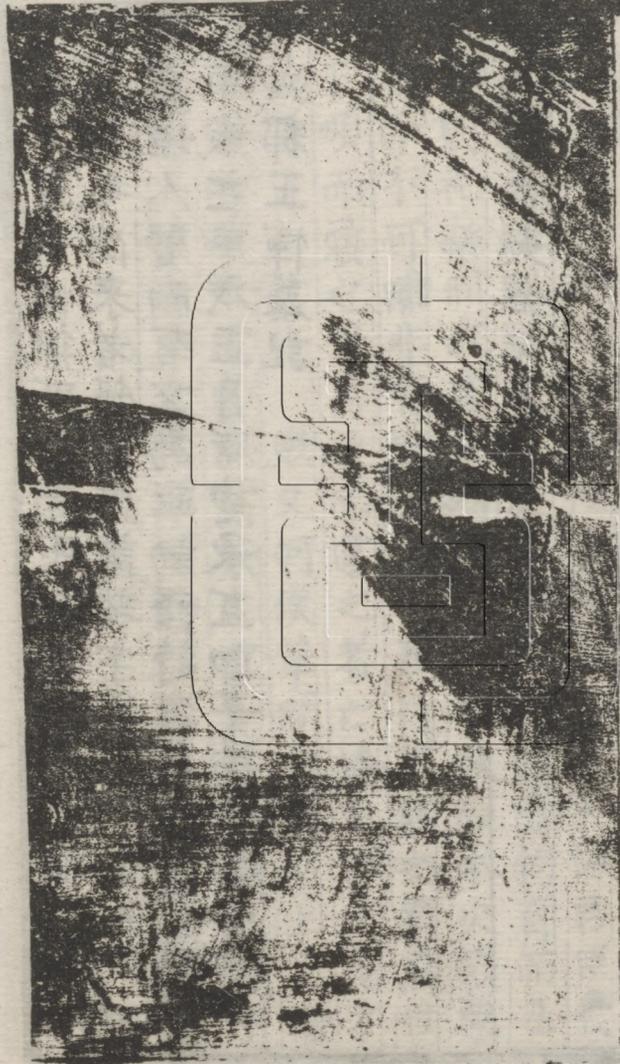
辛丑都監郡薛閣公因故基創焉當至元十一年

甲戌歲蓋三十有三載矣歲月既墳土木弛解

侏儒就弱西驚夏沉氣湮鬱不時

脫落殆不能視顛撐危

冬官考工悉許公帑於是憑寬如相前增崇



之膏 撓敗者蓋 輒之破裂者

折者與夫吏舍臺門狼藉

瞻重門洞 盡城之南北 望

居六曹執事登降

之隆

公式治于中從容委

於治以一 之用 審于斯

不 勤官

之戒凜

取學

人之意也

即

府判官西衛王暉謹記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旅馬祭典下衰世以
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
祀惟恐居後去之遠者其敬篤事之肅者祠愈崇蓋
其風俗使然復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
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匪廟而貌之不足妥靈揭虔牖
人於善也於是傾貲擇勝得東南陬景行里爽塏之
地甚延奠其神觀焉寔經始于辛卯歲之三月
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
翼中設冥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重
直馭圍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巍煌煌帝居

光俾觀者起敬加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
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亭省牲
有偈便戶鑿乎西臺門敞其南際瞻餘祠號稱整肅
吁勤亦至矣一日來巧文於予將紀其興建本末洎
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畧為論述之嗚呼古人
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
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於下一鄉之士秉彛心
而私淑人者不爾則弗克悟陋民而傲薄俗是則後
人之意也欤然神也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
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齋莊沐潔遠惡遷善可薦而
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斯饗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慊
負中積象恭于神雖鐸之以鐘鼓之音腆之以牲幣

之禮芳菲蒲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
有哉幸來者詳特書之意庶乎其遠黷矣十有二年
春二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特
與兩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殖元元莫斯為重故崇
職掌開藉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而副歲
時巡視責郡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
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
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殖墳雖濶蓄兩河島
則腹而亢下者凶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
君患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艱而敬承

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於是度原隰順水勢距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鄉澮入汾所至橫截水衝捷石為堰者三袤可六十步武穿崖壑阜激之北驚波神委蛇來就束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長溝通洫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溢腴於田甚宜業已沒及穰可畝一鍾凡役工若干計未週歲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施也故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之為感公之勤欽明命濡利澤終以實惠及民懇予文以記之予嘗有事於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引用鼓水分溉田疇幾絳之西北郊于今蒙被其水有餘而河為限之

曠思以一杯沃枯槁而不可得嗚呼何跬步相望而有苦樂之間哉今馬君銳與茲役出衆慮之所不及行前世所未行俾汾左之田溥洽膏潤仁民之功其利溥哉百載而下將見府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矣董其役者寔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所責勤亦至矣故併及之且採民謠而為之歌歌曰新渠成汾之澮溉我田流馮鹵公雖劬民獲所昔也豐穰獲幾許今縱旱曠決渠雨旣窶滿篝公所與公惠我兮毋速去我報公兮烏所覘刻石河濱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

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闖首河曲連亘北驚為
雷首為栖巖為萬固運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
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像
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蒲
已而奔命珣瑕取道于虞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
日因恙小休暑雨向霽遐想風壘情逸雲上遂幡然
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
無顛頓堆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矣其繚
而曲深而容幽蘿灌木磐石羨蔭草香而土肥環峰
疊嶂碧壺瑤甕濃淡覆露內曠而外掩無擁遏佛鬱
之氣蓋谷田中高狀作層陞勢相覆壓耐辱所謂上
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絕

如削中峯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墟空高鬱雲表
不與衆峰聯絡真竒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
又西有石拱立曰隻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
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為度東
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澗是謂貽
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於
是欽祗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
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
峯之望東崑瀑布礚礚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
山豁萬籟沉寂涼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
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滴瀹隱動林壑顧謂兒子
孺曰此山靈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又聞毛

髮森豎山人李珣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
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酌乞靈於
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黃金買堪乘之鶴
追仙游於寥廓也邪不然掛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
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駕李生之
次亦所願也日既曷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
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
隱記

待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調官平陽補私居之軒曰待
旦蓋所以曠厥志而傲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棋
布相望天府寔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張官五廳幕

例下僚位東西與別駕嚮至扶筆剖斷一文于上官
僚老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
位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
得其人則分安而政舉非其材則身斃而事去自惟
氣質疎散心雖勉強撫字無方故就列已來朝夕惕
勵如恐弗勝當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翼起盥漱即
夫清明假寐之際得無深思者乎其於德澤川流何
宣布焉摩存燭興何申重焉綱維末振何主張焉風
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泐務勞何理亂焉訟繁獄滯何
簡卹焉屬邑不共曷先率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靜
言念茲有公以處心勤以集事耳噫周公聖臣也負
袞履籍以當冢宰之位至於思兼三王而施四事猶

坐以待旦勤強不息况其下者乎蓋勤則為補拙之
資公即具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宰心宰則理得理得
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
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甘糞土
其身臯臯訛訛藉廩祿為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事
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焉而氣拂寢焉而休輓尚
何根本是賴風化得喪之所係焉若此者豈惟媿負
中積而獲罪于時將見嘯于梁者下瞰其室矣於是
乎大書屋壁庶抑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靖
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沒者以平時服玩遺宗屬負友謬云留念緒

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飲于於松
第酒酣出古畫一麓中得龍嵩山水兩幅其山骨鬱
茂林屋黠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
孟留汾水時為康玉閏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歲
月崢嶸迄至元甲戌九十餘載矣余歎賞者久之乃
即前用為壽餽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既卒哭其
家持畫來貺遵治命也嗚呼君與余非故交深知者
且南麓益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
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簣而後歿愛其禮也今
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遑及者乃以是為囑篤
夫義故也吁褻俗波蕩中能耿耿取信如此可謂信
義不失者矣時於軒楹間展對斯畫愴然想見其人

未嘗不為之喜歡也君諱國器資敦純早以勲閥為
征西帥臨敵決戰以果毅稱軍中後因疾去職僻居
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為故侯失將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借來伴盧君採文石於
音丙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
西梁質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
舍凡再宿有以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馱旁山行入
臨汾界過侯氏四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
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突
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
峪西山諸峪凡十有八處姑射王莊寔為之要蓋南

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浩岸觀陰定關闕形峽束
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滄汾群壑來注掀騰勃
怒萬馬東駛馮阮茲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
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驚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作且止
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烟霏翠濕空濛
無際蹊蹬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窿
穹峽崑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
盤礴憇洞閣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
面自遠而至煩襟翛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於汾水之
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番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
一洞觀陰鐫玉柱蓋石鍾乳也稍西馮馬鞍嶺上弱羊
坂坂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

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峪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
逕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迂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磴嶺
視石之所在石陞初覆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
絳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橫崗石溜間得枯枿
一株矯如龍騰奇崛可愛於是按行澗道眎輦運所經
稍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隍其根足沙水
齧蝕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
殫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
右勢犖峭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奇又東行十餘里
顛崖橫截水滾瀉石甕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絕
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
里抵宿東陶山家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

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軟脚例
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
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泉水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
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叅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
田舍日昃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唯幽人勝士得
徜徉其間與顛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
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
非嘗之舉也掃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撥擗煩滯
而不為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太平相里人自童丱入道甲子幾四
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穴居野

處于澗之阿削懸崖為土空廣不踰尋丈迴環洞如一歲之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適塊坐塵凝與時啓閉溫煥清潔去園圍咫尺殆塵壤隔予嘗以事走絳與故人張器之遇把臂道舊步入縣西溪遂來游茲庵道人因丐名於余題之曰船蓬且請其說船蓬者取形似而言然意不無其所寓焉蓋水浮天而載地中土者天地之虛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濺濺其陵蕩傾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絃眠瓢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玄冥之曦兮朱夏之清兮木歸其根蟄吾形兮梨花雪開啓吾高兮人區鯨鱗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汎然所搜兮余復何求心營營兮道士顧笑酒相屬

後余歌而言曰銘吾廬甚當於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盡地之利山之奧藏未有以悉發府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鏐炭所萃連山亘峪根苗洞窟軒豁呈露然澗壑嶺嶂號稱天險坳深峻削摩雲穴地磻錯交礙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憊雖中伏厚利用是限隔川居邑聚十不獲一二並山農氓志圖開鑿力單罔逮視之而興憤者蓋有年矣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晉宇雍土爰命幹使伐石茲山輦出之途仍宣理焉乃西自李琚疏度而北諭南山截義成澗盤土塿東上擗嶺脅折而東北行度鄭封峪上蓋炭之膏盛於焉而取又甞置

鐵官出車連連之咽會也循崖崦取易東驚緣西陶
北麓其顛走延隴四道過東陶里出斷崖南分而兩
歧其一履級東降越岨溝旋鞞脚嶺腦懼其蹊良田也
落生馬澗櫓穿南北石峽山形櫃如極險迥處也遂
中貫而上南則駕駝嶺轉弱羊石盤抵壽山平壑下
會馬鞍嶺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竜漚
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首由前後石門嶺下白
石溜歷參峪注赤植坡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復
作避車場六防其致阻塞也其間踣鉅石擘老峽峻
絕者坦焉阨仄者廓焉礧礧者火焉刊落推陷去危
就安變壅鬱為疏通夷峻惡為平易西東一瞬略無
梗澁雖並崖旋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曾弗加遠凡

為里一萬八千餘步揔役徒五百度工萬五千其始
至於迄工才十有八日於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遂
迤安舒坦坦東下籠負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
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茲石之秀因輦
運之役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
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富所用抑以見我
國家封建之制肇造藩維之方陰賜於民者將張本
於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終古而奧藏矣守土吏
大小之役寔董其事是不敢不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解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
要經界纔百里占藉者幾萬五千戶九丘賦之重徭

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誦宛然雜
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囂於訟必
直曲迺已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閭縣舊署在府
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爲工人氏豪據有司假
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
全集委積禁不可瞬奔趨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
僵立尤寔艱苦前政狃故常眊瓜代日復一日漫不
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眊瞻之媿清承宣風化之
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尹某趁其如是適時和
訟理嚮化有漸迺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
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喏喏也既度其人之樂
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

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
形闕前啓衡達里達於是遠湫隘處高明安蛇安舒
各有攸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
劓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執贄禮幣
束謁文予以歷官內外因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帥
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間者帥帥也是則宰相與帥帥勢雖霄壤以本末
體要而言寔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眷秉於
清流冊授於軒陛踞名殿屏蓋繇是也今 國家條
章具舉百度惟貞顯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

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弗易責固塞而績用不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繫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懷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首陽山夷齊祠繹之曰亞尹張侯聿來會祭遐想故家行瞻墟墓對越靈威法焉泣下蓋風誼激哀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竹人自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貌不稱旌記寂寥言念于懷頗寔有覩吾子幸為我大書特書歸揭海濱以為邦人先且表夫山川之重

鎮二賢出處之大致也按圖經箕尾之分勁氣下蟠控帶遼碣比平乃一咽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諾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乎州經界本殷諸侯孤竹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恒寔燕之肥如盧龍邑地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州直涿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麓蓋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南三里而近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有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烈言窮天地亘萬古皎乎日月不足以喻其明巍乎嵩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為人臣者取標準而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何俟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

其盛歟莊固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桑梓曾不燬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者也侯諱吳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顯學故蒞官行已多掾經旨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類間曰吾中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天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制於是乎興然清廟寔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有七楹而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已外歲冬十有一

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叅知政事敬嗣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魯國公臣張浩監修寔金為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明之覩其椽椽楹大而徑三尺者比皆腐朽餘丈若曰金朝創始不及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在大內之南馳道之東殿法吳制東西列二十五楹袤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內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為室前之虛明廟兩首各限一楹中以二十三楹分十有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以兩楹為之龕之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

俱兩龕自餘

率一龕所向皆東面而已總十有八龕殿階作二層列井道三前井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堦四繚面

門角有樓門南列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中垣之外
即冊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冊暨郊廟金玉禮器皆
在焉令太常官一員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點寶
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冊者何先代哀謚是也
其冊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齒為之賁以金書賁以
朱絲封縢甚秘在莫之見南則更衣亭亭前舊有湖
石環竒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內即神庖剖取血
管之所環重垣之內東西為廡各五十楹旁夾廟門
各廿有五干以分布齋即駭奔走執之列正北則闕
為其西南垣外即廟署位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北
復鑿偏戶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云
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遷宗

拓置地用色羅上幕帝以黃后以絳所謂至敬無壇
也茵以臯比器設陶血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
此金朝典秩之大槩也國亡已來汴之宮室毀撤掃
地顧惟茲廟以貯儲得巋然獨存 皇朝中統五年
夏四月 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撤焉以北溟御河
入燕就為今之 大宮從堂議也據正隆已卯至今
甲子以曆考之適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且今初津
宮於燕多撤汴材其本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復
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爾自有能辨之者夫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
用有不可勝之費今也存亡廟 新宮其尊祖息民
可謂恭儉者哉是廟宗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

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為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墀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
祭之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者有禱焉
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逮東漢變而為
一廟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后增置九教后
宋因之亦列九室為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
百餘年上自景太至於宣宗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
間升祔祧出得列於太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
為祧邪故并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
一日記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吏訟簡眠其民可教迺

朝垣為數泮宮於是治學舍植松竹聚書史立教
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
不半載士勤於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郁可觀十
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歸所聞為問曰有是
奚足多為然清今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
教習出齊魯閭在昔距濟南為近邑生徒率就學
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庫隘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
不接見於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于茲矣此僕
之所以不敢徂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
以學記束請嘗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
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責於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
之况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今尹

雖出宰百里寔為一方師帥政之得失俗之善惡繫夫志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彜惟其物則內具故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苟得其養無高卑大小之間故狂而聖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校庠序之教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說興督責之令密士以區區末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於簿書期會之間我躬不聞邈邈乎祖豆禮容之事哉今君以脩斂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省臺而宰劇邑卒於簿書期會奔趨督責之餘導詔條確志嚮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為樂俾群材長育如中陵者我菁菁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

刺史縣令不躬為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為耻又以養育人材為吾君相之事顧天之所責於我者當何如哉若趙君者庸知夫不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為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於是乎始君諱文昌濟南不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遠風臺記

曹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囂遠土腴而氣淑郊丘帶乎左橫岡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覆蕘池傍架屋臺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昆仲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曰主人邀予來登顧瞻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圻甸南則遠際河翔東控海門

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
少頃風翛翛然自太虛中來浸淫乎谿谷蕩漾乎林
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群木之顛氣鬱乎崇
丘之外然後度叢桂入亭園轉蘭獵蕙泛溢乎層棟
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輿暢方外之適披襟
當之曰信乎滌煩臆抒滯思而其來之之遠也余仰
而思俯而歎曰予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
於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鄜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
燕翼子者義則昭昭矣通甫君美遵誨承志光大先
業懽然若父蓄之敷播擘然如棹華之相輝泝流尋
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
樂善登茲臺而願與之游由是而觀慈祥豈弟之風

又賢於人遠甚况茲野也出入仕蹟步於清朝之
上退而隱處偃薄於山林之下將行義違道存志俟
時無不安適其清風穆如流芳於後人者又有遠而
不可極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
條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噫有旨哉今韓氏卜築
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韋之秘勉其所未
然者焉既而囑予筆記之因撥前言俾刻諸臺上以
貽來者至於風交平疇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茲值
杖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沒兩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為孝之
至况終身而維則者乎燕今為大都會世家鉅族飄

輕裾蔭華榭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
則者韓氏為之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予
御史裏行在燕者九三年用是友好甚款知為人甚
詳修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賓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弟
為主怡愉雍睦如賓友之相敬棣華之相輝也過庭
者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巽然
而游方筵多燕衍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
內百頃坐來昆弟之間言無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
達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予嘗獲拜郵城府君畫
像望之粹然一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遵
而法者乃知韓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疏之既
之者功加於前繼之承之者復善其後故永年先生

良有百哉喜李唐在前代為盛在至
抑氏為稱首予每讀此傳求其
齊之要不出以類雜為至曰此乃食之醯醬可
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嘆息三復格言万義俗類靡
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悌忠信為飲食之醯醬揚
令名而顯祖考奉替而叢幽光惟是心不匱至錫類
也如是將見垂芳來葉不獨抑氏專美於前史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河內脩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
發於穽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嫵嫵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徒建甚備罹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帥家府爲主張是故已圯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
冝中輩前後顧覓得巋然獨存於兵燼之餘力也非
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殿廡肖像歲
月浸久風雨浸剥黝昧傾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

不克舉遂倡帥官疾日以脩治崇飾爲事御史栢德
孝思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揚彭三明府千年間皆
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曰誘諸生講肄在其中
復請有司得麗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鍾鼓鏗鏘禮容
升降蓋肅如也僕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效尚
未敢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
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
小民親於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欤若夫
山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闔鍾奇孕秀曾無今昔醇醜
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寔庠序基而本之後
之來者復能增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
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鼐張袞祁文秉趙尚

賓文彩風流照睽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
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
起者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墜酒壚間偶見
之乃楔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稱年留心翰墨閱
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厯雜與定武
石本畧同其背有刺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
刻祈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
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
混泥沙今一旦爲吾所遇免夫淋瀝啣蝕委棄劇戚
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

起亭位置壁間板長丈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詔
鄉賢曰此乃吾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摳衣而請
益者其於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
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為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為
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
壽抑不敢矜其長為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孺庶王氏
來者能引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
二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箴後記

此帖閑閑公為師中丞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
於西臺著聞后為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成寅因獲
觀於張隣野家孝純愛玩不已命子遠摹臨略不失筆

意壬午秋予至京師鄰野子來謁遂及曩之所摹明
日持以見贈墜送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
固不少論夫擘窠大書雄勁瓌奇體兼顏蘇而自成
一家者此平生最得意書也予性僻而好古於書學
嗜而不厭故所欲見者每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
於好然耶抑亦有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雨
中與子瑯裝黃歸藏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憚同
志願見之心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禕謹記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昔顧憚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
歿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啖我過於舛餽
榮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

養曾不少及弟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者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達新阡於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藁殯於沁曲玄堂纔開有二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夫日照臨移刻乃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奄安聞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照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為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

先之慶固當有在憚不得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憚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幾焉自益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辨論竟莫能一其艱在於不傷財而必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貳儲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顏遂題曰均幹蓋取孟堅志善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不之幹者所以齊衆度而抑兼并也二者為義如此何古人憂後世之心深且重哉顧諟新政意若在茲第不自著者形與跡耳蓋嘗思之其所以經制於一

堂之上者不過以蕙自潔以靜內守而以法外御也
故務雖繁而愈辦美比常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
總會民賦鼓鬻山海低昂物貨之權佐理軍國之用
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主靜而法以均幹為
得計而以籠絡為末策也未知以為何如二公唯而
退於是乎書以為記

遊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峰灤源為之冠余到官
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於庭戶几席間若無所觀
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歷屨卑溼為念或有云堰頭
者乃自昔濼引諸泉入大清之峻口也一錘之力不
崇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竈節得暇

且寬憲使耶律君邀余暨簽書杜君為茲山遊且尋
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亂大
明湖經會波樓下水門入廢齊漕渠所謂小清河
者是也汎灑東行約里餘運肘而北水漸淤漫北際
黃臺東連豐徑悉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
真畫幀也於是綠萍蕩紫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
風煙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
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
喙少頃扶腋登岸相與步入華陽道觀主人方布几
筵賓僕以疾作遽還二君為愀然也至於罔獲陟連
雲絕頂追謫仙之逸駕叫蒼梧之暮雲富覽江山以
盡游觀之美特閑適餘事初不訝其從違正恐山靈

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臥舟中怛怛焉如宿醒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間風水之聲自宮自商拍拍盈耳殆魏獻子之歌鐘石鍾山之水樂也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厯亭北至華陽院下廿里而遠由水門抵黃臺北渚十八里而近以葦汀漁箔周折灣淑從城東北阿至艤舟山家蓋且十曲矣昔至无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曰宜易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暇人有取焉况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去枝撐歆側有不堪託屬者於是謀為新堂不侈不陋于以藏遺書闕宗器節

序致嚴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破吾屋明嚮晦燕偃息之所乙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頰曰春露蓋取霜露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思車我將從其重乎思其重念吾親之志也敬其止慮夫不克析薪之荷也昔吾先君思淵子握瑜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汔詹無所營專事於學務為無所不聞要歸適用有為而已嘗曰吾年未耋持此而明吾道行吾志於天下庶乎開物成務夫有見於世不然吾趣則無作無閤矣悲夫曾不少施而卒費志以沒至為有為者所惜此不肖所以仰穹罔極而抱終身之感也蓋吾親之去日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邈則子孫有悠而無密受年多則氣志漸怠而生不蹶追其遠所以厚來

者之德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於履霜濡露感念歲昔入室肅焉如覩乎容色之睟出戶愾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爽動于中是皆昔思之常君子所之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讀斯文求予心之所泊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構無盡孝思為不匱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嬰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

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三穿明度閣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具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構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漂紗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沐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奏秀忝離之感且詫其

截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
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干青霄而矗上又似
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
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
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
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
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章而徒仿
像其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
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紐氏之說使觚稜金
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
言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鈕氏者顯世工師

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徵夢記

某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遇而
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暉者熟視之為
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迺跪而請曰惟王氏
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堯叟祠碑所刻
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暉
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
謁濟瀆託之為求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
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
拜謁題名廼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
外孫左

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恭拜
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肋父即

前宋王又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彥正字伯中係堯
 佐之胥其子諱說年正貳公所謂清德之左是也其
 東坡飛白記見不肖平生凡事欲將至必警先於寤寐
 間如先君將歿以翠微節度傳迂召為御史人以牛
 刀迎刺於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
 有瑤階叅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
 行宮有雪漠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紫
 閣連迤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微明而不可誣者故古
 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
 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
 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
 精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
 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

紀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
 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
 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勞於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
 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衣明夫系之
 有自所請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佑使遂其初心
 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實然是垂差之日即受生
 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透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煥乘休郊
 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君有奇石儼侍堂背鏡上
 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岑絡
 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

絮渾然天成顧而視之如華峰半圭高挿雲表余乃
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透
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
疏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龜鬼刻出奇乃爾誠百
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懷文其
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熱其平生久矣爲人
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爲石友
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歿當以此石
表吾冢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
饗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璠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
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澹僻也正以二賢操履
當茲官行已之際以廉靜爲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

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
今汝能箕裘在業亦庶寡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
觀之樂因迹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
至者焉又得一悃福無華矣不然將以物爲玩徒
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
元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醅齋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植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
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興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
耳林氏別墅有醅釀一株自初植至今特二年于茲
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觀花雖未而根撥枝葉條達
舒暢盈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溢漬窻戶

間若喜其相遇而與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圃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由于茲者豈厭後彼紅紫而特惜其芳之白且繁欵近以是花置之露堂西序晨起將啓戶香自隙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觀之烈至於簾櫳之縈拂几席之薰染着莫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爲物香與色而已若夫香之清郁色之孤潔殿春餘而獨開於夏初者其風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爲古之所重而不厭其多者良以是故余幽昼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爲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爲穢汚所易百植而不一生非獨余家比比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篤力雖至返得憔悴

可憐之色幸生致枯之歎是知紫庭之蘭不生於枳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產於犖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以君子惡屈下流可不慎於林君爲人氣勝者也凡一事一物之作不肯碌碌落於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年七十有二日明耳聰強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禪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爲而安其所已至者日一遊其圃非特物之爲玩將思其左而縱心憐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喜其如是既與之歎因書以爲記時二十五年立夏后十有五日也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
丈室大起行殿通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
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
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廼具其本末來
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
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術博大則其人也於是安
車來聘既至

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
至孝者數事為對

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
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

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僊游已邈

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丈室

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悒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

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

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

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為前

代希闕之遇碩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

者念茲在茲繼承

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
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楠孔昂且碩藻棟

文攘龍鸞交暎內拱宸居宸居穆穆中闕應門應門鏘鏘王宇開于前方壺翊于後蒼官鉅竹儼侍左右其宏麗靖深宛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中外咸若麟麟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焜燿何啻振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

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過體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克無為之化耳如軒后訪道于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

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

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錄事司廳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廼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錄事司自辛亥歲州理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寓於委巷間逋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為今署然敗屋數間而已頽垣四達泮潦傍浸夏不足以障炎歊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奚簿案委積執事聽理者安於湫隘踐居塵泥與鼃鼃混殺者蓋有年於茲逮上郡薛君來蒞是職顧惟若爾恥狃故習且有以需為治之明歲衆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

使廼與其監也鮮不花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故後閣署佐幕創架庫下至吏廡門閭誠飭之石胥靡之所莫不畢具僚交聽決夏冬爲適安吏曹升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瞻一司爲齊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甃石工役等費願言趨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爲屋十有八楹室既舉薛君暨其貳寓史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猥有營治固爲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迺久爲有力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於人心大無所校幸憲使惠顧文本未於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改作匪易不致妄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今之

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恐其後故徃徃翹足瓜代知免責而去今薛君等能以從事餘力改葺斯宇且慮又有侵于可謂臨政不苟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由是出無匪王事一以公道爲心越前政有光又何患焉苟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爲觀美之具非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踈軒記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循墻種木思有以蔽於外而與於內也又明年歲木鬱茂布柯散葉陰暎雖微葱蘢可悅於是題其軒曰扶踈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踈翠曄曄離離健晚涼而層出媚晴霏而自持鳥交

欣而有託物爭妍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
睠焉亦去之而遲遲客曰今子取陶詩名軒見於外
者如其安於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於其間試爲
我道之予迺仰而思悅而嘆曰客何見之晚也秋澗
叟積學四十餘年從仕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
於時矣然方駕而尼盛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
閑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用捨安吾所遇委夫時運
而已嘗誦淵明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心爲形役深愧
平生之語大有契於愚衷良竊慨慕者焉况復衰謝
不堪世用有悟言一室嘯傲茲軒之下迺所便尔物
未即應客去讀書遇事與心會輒忻然忘倦其或抽
思雜著旁搜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今又厭數倦

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蹢躅其迹扶踈其心任衰
榮之無定樂閑身於茲時騁懷遊日極夫吾之所好
斯亦適意盡觴寓興於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
吾清興脩脩橫陳於疏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
予乃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惟喬兮封而植之眷
生意之浩兮軒中之人日益耄兮仕喜已愠無所閔
於抱兮天運如此孰敢拂此道兮備哉靖節獨立物
之表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願為擁篲以備三
徑之掃可乎客笑而去於是乎筆以為記至元戊子
秋孟廿有六日書

萬壽宮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蘼而不振此必然理

也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
屋於新宮之背蓋所以拱宸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
制一切充而太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嘿之室
高明靖深燕處為超然矣既考室廼以壁記來墾維
太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未皆
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派傳無窮於後者惟恐
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僊品有充
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堂宇
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為飛煙四代中和仁靖
真人披荆榛撥瓦礫成難為易不十年略見完具其
有俟而未侈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
用已胚胎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光揚恢廓
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遷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
思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
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善維善述者矣異時真
仙偕來華表留語曰吾之析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
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顧謐蕩雲光於廣福致醫壚於
玉室者尚有重於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體
雖具而用不敷其為道也亦以微矣嗚呼嗣音而來
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坐有所進則拱璧
駟馬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於興建之方費用之費
本土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茲不復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在平顧視俗多闕達膏壤夷曠俯仰控衛

四十二
卷三十一
兼濟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鍾靈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置其然乎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壞垣敗屋大有不稱公聲華烜赫於蓋代者適去職不遑題圖略致稽古象賢微意今年冬郡從事邑人崔君文儼子書以揭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儆以為東人光庶幾必恭敬止之義其懷賢樂善殊有屬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予之所梗槩者焉唐既剗隋亂治具畢張公挺曠邁之姿負詩書之業寤寐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及遭遇太宗由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矧履鏘翔何迥百位獨能婉孌龍姿宥密基命如房杜以佐命就

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寵受之先前後有燁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然向非中郎何之賢心焉休休越我聖而達不違則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榮懷杞程其原實繫於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進賢為職者未嘗不眷眷於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歆其餘光邁烈厲衰俗而激頽風者亦以多矣崔君曰有是哉吾子固當同稱並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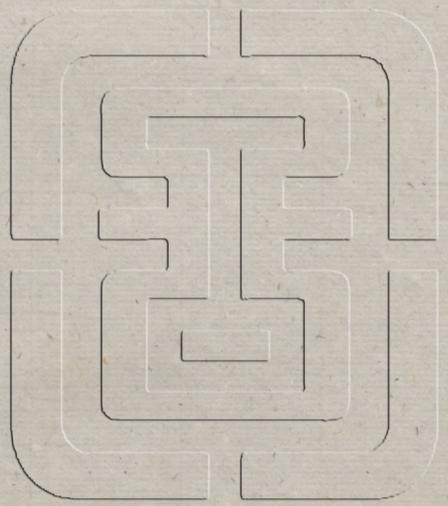
靈應觀世音記

以心感心不然神當求之於有無之間

新樂李氏藏觀世音像蓋宋淑德尹右家物也李世奉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於夢曰吾今寓某

家孽焉中可訪求以歸為物色之獲焉家人疾乞藥
嘗得丹粒於杯案間服之者即間於戲其可謂靈也
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虔禱世音以
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矣婦莫不信然吾儒
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
得者明之夫萬善生於心而無徵應於外又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天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以理或否
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於是一念
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彼疾痛率籲而云聞聲應
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
神廓然自應者歟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速
於背惡而嚮善耳若乎誠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

所惡也昔有寶菩薩板者重其道子筆也今李氏世
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槩
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絕糧困不能歸有
僧十六人徃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騶二百貨
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坡跋於尾
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然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觀者瑩鑒盡年深繒
色黠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母孺人王
氏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
謂孚誠立而不入諸相者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
係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三
卷三十八

